

## 风物咏

## 家乡的大对虾

陈文念

若有人问我，一年四季你喜欢哪个月份？我会说最喜欢红彤彤的五月。每年五月一到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，想起那片蓝色的大海和海里像弯弯月亮似的大对虾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便是渔民捕获大对虾的时候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麦黄飘香五月，蓬莱籍著名作家杨朔回到故里，家乡人用肥美的大对虾治饕餮待他，给杨朔留下极深的印象，在他的散文名篇《海市》中就有生动描述：“……大对虾也像一阵乌云似的涌到近海，密密层层。你挤我撞，挤得在海面上乱蹦乱跳……”这气势如虹、波澜壮阔的大对虾过海的壮观场景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虽然我老家住在海边，但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杨朔笔下大对虾生龙活虎畅游的盛况。

不过实话实说，我小时候虽然物资匮乏、少吃少穿，可大对虾比现在见得更多、吃得多。从小住姥姥家，姥姥家在山后顾家村，村庄依海而居，距海只有三四百米。房子北面的大坡下面就是汪洋大海，岸边是滚圆的鹅卵石，近海是星罗棋布的礁石，那里是天然的儿童海上乐园。小时候在姥姥家，我常在这片海滩赶海、钓鱼、游泳、玩耍……

姥姥房子的正屋后窗是观看大海风景的最佳位置，后窗一打开，就可望见蔚蓝的大海和海上往来穿梭打鱼的渔船。每当小北风刮起，在屋里就能闻到海腥味，宛如日枕海浪、夜听涛声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捕捞大对虾的季节，是每年的四月中旬到五月初。天气渐渐变暖，草木返青，槐花怒放，小南风徐徐吹在脸上暖洋洋的，这时大海也变得温顺、平静，像镜儿海，不像冬天那样狂涛巨浪卷起千堆雪。

每当月明风清的傍晚，夕阳西沉，一辈子出海打鱼的舅舅在屋里抽完烟，走到院子里瞧瞧天气，数算着海上潮水。时间一到，他便带上渔具、干粮，穿上水靴，从家里向海边走去。此时天边跳跃着一道道彩霞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映出绚丽的七彩迷宫。

小船横卧在大海里，静静等着它的主人到来。舅舅来到岸边，起下缆绳，搬上渔网，蹚进水里，用尽浑身力气将船推向深水，然后，他一个高跳到船上，笔直地站在船尾端，双手抓住橹桨，娴熟地在胸前一推一拉，摇着小船向大海深处驶去。小船在海面上刷刷地前行，船尾泛起层层白色的海浪花。

在天黑之前，认准大对虾过海的路径，舅舅将虾网投放到海里，然后就“网”待“虾”。一个晚上需要海里度过，四周只有茫茫海水，以星星为灯，以小船为房，以海浪当被，海浪左右晃动着船，发出“晃荡、晃荡”的声音。煎熬一宿，等到天快亮了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便可收网了。运气好，遇到大虾群，就会满载而归，那感觉就像中了大奖似的痛快。

夜深了，天海漆黑一团，分不清哪儿是海，哪儿是天了。这个时候是大对虾起水玩耍的最佳时间。忽然“哗啦哗啦”水响起来，由远而近，海水沸腾起来，声势磅礴，直涌向船帮。识海的舅舅知道这是大对虾游过来了，此时舅舅不再是无精打采的了，不知从哪儿来的精气神儿，他变成了一名闯海的勇士：两眼圆瞪，青筋暴突，闪电般地从海里抄起一网张牙舞爪的大对虾，这一网就是20多斤，全是亮晶晶的大母虾，头上那绽开的子团，像山上深秋的一朵朵盛开的黄菊花。舅舅美得心里乐开了花儿。

每当舅舅出海回来，不论捕了多少，总有对虾吃。只见舅舅把盛大对虾的网兜往瓷花盆里一倒，大对虾活蹦乱跳，竞相跳高比赛，像跳高运动员，一跃半尺高，个大的半斤有余，胡须盈尺，壳明剔透，鲜亮无比。我在一边观看，笑个不停。

这时，趁鲜下锅蒸熟。海边人不讲究什么佐料，他们会用葫芦做的瓢顺手在海里舀一瓢海水，倒在盛满海鲜的锅里，什么东西也不放，就用海水煮满锅的各种海鲜。因为海水是咸的，连盐也省了。每当海鲜煮熟的时候，锅盖一掀，鲜亮的色泽和诱人的气味扑鼻而来，让人心醉。

大对虾出锅了，肉嫩肥硕，晶莹如玉，脑肥膏满，味道极美。大对虾的头最香，头里的虾膏一入口，霎时味蕾神经被激活了，一种鲜汁肥厚的浓香徐徐入胃，仿佛让你的身体立马轻盈起来。

春天里的大对虾，三四个就有一斤，个头大的两只差不多就有一斤。吃上三四个白里通红的虾肉，就打饱嗝了。

舅舅每年给我们的大对虾，母亲都把它们蒸熟晒干，收藏起来。遇到节日，在母亲做手擀面的时候，掏出珍藏的大对虾干开个面卤。在那个缺肉吃的年代，能吃上这么一顿饭也是奢侈的。

还有的清炖，其实就是把晒干的虾干先放进锅里炖软炖熟，再加上肉或宽粉条以及青菜，稍加佐料，再回锅翻炒几下，鲜味充分浸透到粉条和青菜之中，出锅就是一道顶好的主菜。

1980年初秋，我离开老家山后陈家村外出求学，挥手道别了这片海，可对大对虾那份牵挂是刻骨铭心的。

后来，我到蓬莱城居住了四十多年，每当到了春天捕捞大对虾的时候，闲暇时间，我经常到海边码头、市场，寻找童年记忆中的大对虾。即使价格昂贵买不起，我也要看看是否有我家乡那种美得像弯弯月亮的大对虾。

家乡的大对虾，对于异乡的游子来说，有着说不尽的千般情怀，道不完的万般眷恋。

## 流年记

## 秋色赋

战军

炎夏惜别，云霞照明；晴秋忽至，白云浮动。趁周末吉日，来烟台山下，看海天一色，直通天庭；叹礁石万仞，遽起龙宫。海鸟掠海争食，何等无畏；游鱼向空探身，凸显霸凌。汪洋微澜，如水墨泼洒；无边风浪，恰天池翻倾。行走于海边，顿觉长空浩渺，乾坤悠悠；看秋色空明，万物俱寂，虽春华已逝，但秋月徐来，巉岩留席，亦觉秋之有情矣。

远望崆峒，恍觉担子岛、柴岛、马岛、崆峒岛随波逐浪，飘忽不定。当初秋日丽，可泛舟于海上，见白波拍岸，清澈见底，水草轻盈，小鱼婷婷，可鉴日月。至芝罘岛则见苍松已老，悬崖可攀，百花萧萧，万木葱茏，云霭起于半壁之上，小径埋没于枯草之中，偶有勿忘我，花期正盛，吐香纳艳，斑斑澜澜，于山脊沟壑间，独显其非凡娇容。

中秋已至，秋月圆润，赏月者备酒席满桌，举觞待饮。又有文人墨客，聚于毓璜顶玉皇阁上，铺宣研墨，吟诗作赋，抚琴弄弦，待明月普照大地。看嫦娥仙子翩翩起舞于九天长空，但有思乡情重者，感叹人生无常者，都借这一秋

月色，抛愁绪于无形之中，许宏愿于今宵，奋长翅于高阁，此秋色之所助也。

秋色之为物，以红叶最为我所喜爱。红叶者，初秋则绿意层叠，覆压山岗沟壑，郁郁葱葱，不绝于目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渲染着山色斑斕、水色游动、云色诡谲；待至晚秋，红叶连朝霞之艳丽，铺大地之锦绣，扮时光之缤纷，迎秋霜之温馨，最是情人之钟爱，澎湃之生命。

秋色之为物，百草丰茂，嘉木抽芽，演绎着生命不息。无雨则蛰伏于泥土之中，伺机而动，随雨而生，遇秋则果实满仓廩，香艳挂门楣。或有植物盘桓而上，缘树而盛，恰逢中秋，各显奇幻姿态。公园万寿菊，装扮于雪松之侧；社区金秋菊，浓抹于壁画之间。居民穿行其间，落座于亭台之上，心情怡然，品茗者有之，手谈者有之，阅读者有之，挥毫泼墨者有之，各畅怀抱，俱怀逸兴。

烟台乃自古形胜之地，天上神仙，人间帝王，无不向往屈驾而来。于中秋时节，遍览烟台山海，观老街，访古巷，眼界大开，尽收古今于胸，岂不快哉？

## 银杏叶黄秋意浓

盖少艳

不知不觉秋意浓。小区外大道旁的银杏林，高大笔直的树干上方伸出几条有力的臂膀，将密密的树叶撑开，像一柄大伞。银杏树是秋天美丽的画卷，像蘸满了金黄油墨的大画笔，画笔轻扬，斑斕的彩色跃于纸上。叶子与风丝滑如绸缎，轻轻一碰，便荡出了万种风情来。银杏叶的颜色，有的浅黄，有的金黄，有的黄中带绿，镶着浅棕色的花边儿。银杏叶叶脉对称，小巧可爱，微风徐徐，小扇子轻盈飞舞，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

“人间满目皆清欢，唯有银杏不负秋。”阳光洒在银杏叶上，远看像天边升起的一抹霞光。喜欢浪漫的我，去银杏树林赴一场约会，身着飘逸长裙与落叶共舞，沉醉于这片金黄的世界。那一刻，仿佛时间静止了，所有烦扰随

风而逝，跋涉的艰辛与旅途的劳累都随着轻盈飘逸的叶片而消失。

走近看你会发现，在树叶中若隐若现一些胖胖的果实——银杏果。它是金秋十月硕果累累的代名词。它由青色变为淡黄色，圆滚滚地挂在树上。银杏的果仁富含蛋白质、脂肪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，入药有润肺止咳的功效，用它的叶子还可以制造出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药。

一场秋雨，落叶随风飘落，满地金黄。风雨过后，银杏树依旧挺拔，傲视前方。飘飞的落叶、一抹夕阳，都是一种自由的美。或许在我内心深处，永远都有对自由的无限渴望与不懈追求。落叶是美丽的，它投入大地的怀抱，让高悬的一颗心平复、蛰伏，孕育着来年的期待。

## 五彩斑斓方为秋

杨文革

晚秋，漫山红叶如火如荼，红的耀目，红的鲜艳。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热情似火的红，在风中摇曳，点燃了人间所有的情、善、美与希望。挂满树枝的野果，闪烁着红润的光泽，吸引着目光，滋润了心田。

金光灿灿明丽的黄，染亮了眼，陶醉了心。抬头远望，银杏树金黄一片片、一簇簇，错落有致。秋风吹过，满天飞舞的扇形叶片飘洒而下，无比眷恋地离开了树体，在空中盘旋着，如同万千黄色蝴蝶在飞舞，落成一地金黄。

橙黄色的柿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，如同无数灯笼高高挂，透露着喜气洋洋，寓意着“柿柿如意”。经过霜打的柿子色泽鲜艳，口感甜润。好心的果农把最高枝头的柿子留给过冬的鸟雀，以友好的方式与鸟雀交流。喜鹊的巢

筑在高高的枝头，欢快的叫声是晚秋的音符。

清新柔和的绿，点缀在黄红色彩之中，沁人心脾。赏心悦目的自然之色，让人情不自禁遥想春天萌发的新芽，夏日生机勃勃的绿浪。

纯净澄澈的蓝，一望无际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我想到曾看到的天空七彩祥云，西边蓝色天空，一条白色的云彩带，像一行白鹭上青天，镶嵌云层的金边，晚霞铺满天，那么飘逸，那样唯美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季节里藏着五彩斑斓，如同打翻了调料板，风是蘸着染料的画笔，所过之处皆着色，所有的色彩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大地美如油彩画，我在斑斓中感受秋的美好。